

系统工程里的故事了。如今某些人又拿出来无限上纲于持不同见解的研究者,那可是真地成了胡扯乱拉的“二飞”相碰的故事,也是不足为训的。

鲁迅先生在说赵译时举的是一幅神话故

事图画,想来鲁研界鲜有人见过,此画题作《银河的起源》,作者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威尼斯画派大画家丁托列托(1518—1594),我把它贡献于大家,以此化干戈为玉帛,不知以为然否。

从“黄道十二宫”的中译谈起

胡晓翔

古人想象的太阳周年运行的轨道叫黄道。外国古代把黄道带南北各八度以内的空间叫做“黄道带”,将其分为十二等份,就叫“黄道十二宫”,各有其代表星座①。下面绘出黄道十二宫的星座名和太阳经过它们边界的日期,以及各星座的形象标记,这些仍被占星术家沿用②。



Aries 的形象是一只公羊(the Ram),故译白羊座。Taurus 的形象是一头公牛(the Bull),故译金牛座。Gemini 的形象是一对孪

生子(the Twlms),故译双子座。Cancer 的形象是一只螃蟹(the Crab),故译巨蟹座。Leo 的形象是一头雄狮(the Lion),故译狮子座。Virgo 的形象一个手持一束麦子的少女(the Virgln)故译处女座。Libra 像罗马正义女神阿斯特拉雅手持一秤(the Scales),故译天秤座。Scorpio 像一只蝎子(the Scorplon),故译天蝎座。Sagittarius 的形象是一骑士张弓拉箭或引满待发的箭(the Archer),故译人马座。Capricorn 的形象是一只具有鱼尾巴的山羊(the Goat),故译山羊座,又叫摩羯座。Aquarius 的形象是一个人从水罐里倒出一条水流(the Water Carrler),故译宝瓶座。Pisces 的形象是联在一起的两条鱼(the Fishes),故译双鱼座。

黄道的概念,是中西方共有的。中国古代为了说明日、月、五星(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)的运行和节气的转换,亦把黄道附近一周天分为十二个等分,叫“十二次”,相应称为降娄、大梁、实沈、鹑首、鹑火、鹑尾、寿星、大火、析木、星纪、玄枵、诤訾③。可见,古代西方的黄道十二宫与中国古代的十二次颇为相似,故,明末,当欧洲天文学传入中国后,即以十二次名来对应翻译黄道十二宫名称,如称“白羊宫”为“降娄宫”,……“双鱼宫”为“诤訾宫”。但如此译法虽简洁,却也过于呆板,难以传达黄道十二宫原文名称的“神话”气息与“文化”意蕴,故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与文化交流活动中,这种译法日益见弃,似亦未见异议。

然而,在 the Milky Way 中译的问题上,却讼事迭起,风波不断。照理,the Milky Way 与黄道十二宫名的中译应属类似情况,意译、

直译,皆无不可,需视其具体情况而定。可自打1931年赵景深因将the Milky Way译成“牛奶路”而遭鲁迅先生批评后,这一译法似乎就铁定为误译、死译的典型,而只能译为“银河”了。如此,则the Milky Way所包含的西方神话气息与文化内蕴便丧失殆尽。在文学作品的译介上,有时这样“一翻便损了作品的美”(鲁迅语)。

其实,鲁迅更主张直译,其目的在于:在介绍外国思想以供借鉴的同时,还要通过译文改造我们的语言^④。就此而言,译the Milky Way为“牛奶路”似更合乎鲁迅先生的理想。况且,鲁迅先生本人对待“译名”问题,并无一套“教条”硬要别人遵守。在这问题上,他的手法灵活多变,直译、意译、音译,全看上、下文的需要而定,根本就没有强求一律^⑤。我们不应把伟人在论战中的过激言辞不加分析地奉为万世之圭臬,而应全面系统

地、历史地看待伟人的见解。故笔者以为,在纯天文学术文章与交流的领域,为使专业术语统一、简明,可认为the Milky Way=银河;而文学作品,情况复杂,则应视情况,在the Milky Way或Silvery River,与“牛奶路”或“银河”这两组词中,择其“善”者(即“等值”者)而译之。

注 释:

- ① 张钰哲主编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天文学》第一版,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,1980。
- ② 张芳杰主编《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》,第一版,商务印书馆,1988。
- ③ 王力主编《古代汉语(修订本)》(3),第二版。中华书局,1984。
- ④ 梅益主编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语言文字》第一版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,1988。
- ⑤ 《译文序跋集·记剧中人物的译名》。

鲁迅和上海菜馆

鲁迅一生生活俭朴,日常饮食并不那么讲究,但与友人交往多,上菜馆应酬也不少。据《鲁迅日记》记载,他自1927年来沪定居后的十年间,先后曾在陶乐春、六合馆、言茂源酒店、万云楼、共乐春、兴华酒家、功德林、新雅粤菜馆、杏花楼、东亚饭店、知味观等30余家菜馆就餐。这些菜馆,除杏花楼、新雅粤菜馆和东亚饭店比较大以外,多数是一些中小型饭店。

鲁迅和许广平在1927年10月3日从广州到达上海,寓共和旅社,当天晚上在陶乐春就餐。陶乐春是开设在三马路(今汉口路)浙江路小花园附近的一家川菜馆,规模中等,但菜肴质量好,价格也公道,店堂虽不大,但整洁、舒适,二楼设有专间,一些文化人如郁达夫、李小峰、叶圣陶等常前往就餐。

鲁迅对家乡菜有着特殊的感情。尽管他平时不赞成吃绍兴霉干菜之类的制品,但对绍兴臭豆腐、臭千张等制品却喜欢吃,也爱上杭菜馆。30年代初,知

味观开业不久,他就偕家属及亲友去就餐。知味观的“东坡肉”最有特色,他十分喜爱,每次就餐后,还再买一两罐回家。从1932年到1934年这三年中,鲁迅曾八次光顾这家菜馆,其中两次是应邀就席,6次是他作东道主请客。1933年鲁迅迁入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。为答谢友人的襄助,他又亲自到知味观预定酒席。同年4月22日,郁达夫移家杭州,鲁迅为之饯行,选择的也是知味观。

鲁迅在沪最喜欢的另一家饭店,就是“梁园致美楼”。这家河南菜馆创设于清末民初在上海很有名气。鲁迅自1934年至1935年间,他曾经在该店设宴5次,还经常邀请谷非夫妇、肖军夫妇、耳耶夫妇、阿紫、仲方以及许广平、海婴在“梁园”就餐。日本朋友镰田夫妇,村井、中村等来访,鲁迅又邀请“梁园”名厨到家中治饌,宴请日本朋友。据肖红回忆,鲁迅先生为了满足她和肖军好好吃一顿馆子的要求,特地在“梁园”请他们吃了一顿丰盛的酒席。

(摘自《上海滩》95年第9期,周三全文)